



MES MOTS SONT
LES FLEURS
DE TON SILENCE

你 的 话 语 是 我 沉 默 中 开 出 的 花 朵

[法] 安东尼·帕耶——著

陈思潇——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话语是我沉默中开出的花朵 / (法) 安东尼·帕耶著; 陈思潇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8

ISBN 978-7-5596-2987-6

I. ①你… II. ①安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5429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9-3893 号

Published originally under the title “Mes mots sont les fleurs de ton silence”

© 2017, Fleuve Éditions, Département d'Univers Poche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: © 2019 by Beijing United Creadion Culture 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你的话语是我沉默中开出的花朵

作 者: (法) 安东尼·帕耶

译 者: 陈思潇

产品经理: 赵琳琳

责任编辑: 郑晓斌 徐 樟

特约编辑: 丛龙艳

版权编辑: 张 婧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
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30 千字 787mm × 1092mm 1/32 印张: 7.25

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987-6

定价: 49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7933435/64258472-800

如果有生之年不能走遍这个禁锢着你的世界，
那是多么可惜可叹啊！

——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
《苦炼》

目 录

PART 1 “这些家庭琐事让我厌烦” / 1

孩子们走了，阿尔诺一脸不悦地喝完了咖啡。伊莲娜想打破这近乎尴尬的沉默，却对如何展开对话毫无头绪。说什么话题呢？新种几棵白杨树？多养些白绣球花？还是重新粉刷厨房的计划？反正他都会回答：白杨树不够有气势；他还是更喜欢紫绣球花和茶花；三年前厨房已经粉刷过了。伊莲娜始终一言未发。

PART 2 “这场车祸也许是上天的恩赐” / 17

人们是不是可以给沉默分分类？无聊的沉默——每个人都在寻思什么时候可以起身离开；困惑、反抗或谴责的沉默——当言语无法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时，就用沉默的态度、板着的脸、紧皱的眉头和交叉于胸前的双臂来表达；默契、爱慕、感动的沉默——唇间的微笑、弯弯的眉眼就是最好的告白。……

PART 3 “阿尔诺，行动起来！” / 209

“我现在挺喜欢安静的，或者说，某些类型的安静。以前我总觉得沉默的环境很别扭，就像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这么想其实很傻。而在说话时，我从来都不认真听别人说了什么。这次被迫沉默了两个星期，我的想法变了很多。”

PART 1

“这些家庭琐事让我厌烦”

孩子们走了，阿尔诺一脸不悦地喝完了咖啡。伊莲娜想打破这近乎尴尬的沉默，却对如何展开对话毫无头绪。说什么话题呢？新种几棵白杨树？多养些白绣球花？还是重新粉刷厨房的计划？反正他都会回答：白杨树不够有气势；他还是更喜欢紫绣球花和茶花；三年前厨房已经粉刷过了。伊莲娜始终一言未发。

1月中旬，星期三

伊夫林省，塞尔奈拉维尔

伊莲娜·莫兰上周刚过完她44岁的生日。这会儿，她正在宽敞明亮的美式厨房里准备早餐。这几个月来，做饭变成了她实实在在的烦心事，这都“归功”于她的女儿玛戈——这位20岁的妙龄姑娘对自己的身材要求严苛，为了与卡路里全面决裂，她决定吃无麸质食品，搭配饮用绿茶。伊莲娜一开始特别担心自家姑娘不好好吃饭会不会肚子疼、头疼，这儿疼那儿疼。玛戈则言之凿凿地说，自己早已做好研究，只要禁食某些东西就不会出问题。简言之，宝贝女儿有了新计划。中午在大学食堂，她只吃金枪鱼沙拉。伊莲娜提议，可以给她准备无麸质的三明治，带去学校吃。“不行，不行！面包就算不含小麦，也是高卡路里的危险品！”

女儿这样，儿子也不省心。即将19岁的雨果最近戒掉了肉

食，天天吃谷物，还要求必须是绿色食品。

前两天，伊莲娜的丈夫阿尔诺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们真是吃饱了没事做！日子太轻松，得复杂点才有趣？下次你们要提议什么新玩意儿？怎么不来个昆虫饮食法？最近特流行，对吧？”

尖酸的发言让两个孩子瞬间沉默了。玛戈眼神游离，谎称自己要上网查资料，匆匆完成吃饭任务。雨果则摆出一副带着轻蔑的笑脸，像极了讽刺节目里的主人公。

阿尔诺喜欢营养丰盛的早餐：咖啡、火腿、水煮蛋或炒蛋、奶酪、吐司搭配果酱。

至于伊莲娜，她没有要求，往往包揽其他人不爱吃而剩下的食物。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

伊莲娜在朝向花园的观景窗前摆好餐桌。天刚刚亮，这将是寒冷阴郁的一天。她得记着把鸟的食槽添满。昨日下了一天雨，夜晚格外寒冷。她打开每天早上收听的当地广播。预告说当日有雪，地面结冰，提醒开车的居民小心驾驶。她停下手上的活儿，听听广播能让她暂时忘却每天早上的疑虑：今天能和和气气地吃早餐吗？

把疑虑放到一边吧。广播开始播放《七秒钟》，这首曲子由妮娜·切瑞和尤苏安多尔创作并演唱，是伊莲娜的最爱之一。那是1994年，在巴士底广场一个小小的意大利餐厅里，她爱上了阿尔诺。在那个9月的夜晚，餐厅正播放着这首曲子。

“……短短的七秒钟，只要我还在，我就会一直等候……”

她甚至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点了哪些菜，特别是覆盖一层苦味可可粉的提拉米苏。估计他早已经忘了吧。唉，男人总记不住女人心心念念的小细节。

为什么人们总把问题归于这句话？因为这是事实，还是因为这么想最轻松，可以轻易宽恕另一半对甜蜜回忆的遗忘？

她曾经在某本书上看到，“提拉米苏”在意大利语中意为“提我起身”，也就是“让我振作精神”或“给我力量”的意思。嗯……是个好名字。

这时，阿尔诺从楼上走下来，沉重的步伐透着未尽的睡意。伊莲娜赶忙把收音机关上。按照每天的惯例，她要在特定时间唤醒丈夫，给他留出伸展身体和刷牙的时间。在完成这项日常仪式前，阿尔诺的头脑是无法正常运转的。然后，他会吃早餐，沐浴，然后再刷一次牙。

一如往常，他口中飘出万年不变的问题：“睡得好吗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孩子们下楼了吗？”问题接连提出，没有留出任何余地来让他人给出否定的答案。

伊莲娜一向表现得温顺，鲜少提出反对意见，但有时也会在心里抱怨，特别是最近。对，最近她常常后悔自己没有心情回答：“不，我睡得不好，什么都还没准备，孩子们更喜欢在外面吃饭！”

没有心情回答——并不是没有勇气，而是没有争吵的欲望。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倔强、叛逆而“不听话”的女人。也许是因为她从没遇到过需要反抗的情况或需要反对的命令吧。她在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长大，父母都是教授，有一个哥哥，家人们互相倾听，彼此爱护，生活充满了快乐、笑声和趣事。

她明白，当年嫁给丈夫，婆婆利利亚纳·莫兰之所以没有过多反对，就是看上了她温顺贤惠的性格。利利亚纳对独生子的严加看护，像极了看守幼崽的母老虎，特别是在她丈夫去世之后。在她眼中，阿尔诺仿佛还是小男孩，而非48岁的成熟男人。而在伊莲娜看来，她的丈夫是个潇洒的美男子，高大结实，虽然最近的确需要减掉几千克。他的头发依然保持着浓郁的棕色，只有鬓角处开始变白；这样的反差反而散发出一种优雅的韵味。

“嗯，睡得挺好的。你呢？”

“我头疼得厉害，可能生病了。吃两片阿司匹林应该能好点儿。”阿尔诺嘟囔道。

“我帮你拿药过来？”

“没事，我自己来。”

这时，雨果坐到了他的专属座位上：“早。妈妈，我今天急着出门。”

“如果你晚上好好复习功课，而不是一个劲儿地上网，就不用整天这么急匆匆地往学校赶了。”

父亲评论道：“你姐姐比你只大不到两岁，就已经是管理系大三的学生了。你呢，还在高中混日子——”

“是，是，如果不是我考砸了，你们也不用费尽心思把我送进私立中学，不用这样那样了。我都知道。”

伊莲娜向儿子使了个眼色表示警告。每天早上都上演同样的戏码，阿尔诺从不退让，雨果也不甘示弱。

“你的确应该知道，而且现在是高中最后一年。你是成年人了，应该懂得承担责任。你想将来无所事事吗？很好，你的道路你自己决定。如果你想当个事业蓬勃发展的搬运工，也没什么不可以。”

“是，很明显，生产纸箱可比搬运纸箱高贵多了！”

伴随着刻薄的嘲讽，伊莲娜看见阿尔诺的脸瞬间变得阴沉。

阿尔诺拥有并经营着一家蓬勃发展的纸箱制造厂。

“可不是嘛，做我们这行要卷起袖子努力干活儿。你就不会担心这方面了。当年是遭了什么霉运，我的基因没遗传下去。”

为了在争论中占据上风，阿尔诺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的话对妻子是多大的冒犯。雨果可不会错过这个话柄：“妈妈，你听到了吗？他想说，你的基因特点是不聪明、不能干还爱偷懒。”

阿尔诺气得脸都红了：“奉劝你做人别太过分！”

还好，玛戈适时地进入客厅，打断了这场剑拔弩张的对话：“啊，又开始了。提一句不过分的要求：我们能好好吃个饭吗？”

早安，妈妈！早安，爸爸。今天天气可真够差的！”

父子俩陷入了夹杂着怨气的沉默。这是一种来之不易、可贵的沉默。玛戈跟她母亲谈论起生活琐事，既丰富了对话，又不会点燃新的火花。伊莲娜微笑着回答她，同时在心里琢磨着自己的女儿到底在想些什么。

她非常了解雨果的性格，却看不透玛戈。年轻的玛戈一直熟谙规避争吵的技巧，特别是在她上大学之后。而雨果则相反，总爱跟人起冲突，甚至主动找碴儿。逃避往往是内心焦虑的体现，或者是冷漠的另一种看似明智的表现。玛戈是哪种情况呢？在她乖巧礼貌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？雨果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的 iPhone 6s 手机。这是今年圣诞节阿尔诺让秘书莎碧娜订购给孩子们礼物。伊莲娜收到的是跟往年一样的香水、一本汇集当地传统菜肴的食谱、时下最畅销的小说，以及七星文库出版的《巴尔扎克全集》第六卷和第七卷。她前两天把第六卷拿去换了别的书，因为去年她已经收到过这一本。秘书小姐大概是把礼物清单弄错了。

伊莲娜简直能提前预知接下来父子对话的剧本。

她的确没猜错。

“又在玩愚蠢的游戏。”阿尔诺说。

“是，你说的都是真理！说得对！”

“这次是飞来飞去的蠢东西，还是 12 岁小孩玩的五子棋？”

“一个徒劳挣扎的故事。”^[1]

“我知道了。肯定是讲一个做尽坏事又从来不会被逮着的家伙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伊莲娜看见女儿和儿子面带嘲讽地相视一笑。阿尔诺在文化知识上的匮乏有时让伊莲娜很难受。而且他似乎将此当作优点，用以展示自己是个务实的行动派，而非浪费时间读书和看展览的附庸风雅之士。而伊莲娜就是这种“附庸风雅”的人。不知道他是真心这么想，还是为了否认自己的不足和缺陷。玛戈以飞快的速度用完餐，再次打破了自己的早餐用时纪录。她站起身，说：“好啦，我出门了。晚上见。”

“亲爱的，小心点儿，地很滑。”

“你知道的，我在朗布叶就可以乘火车，然后安安静静地坐到凡尔赛，再乘个大巴就到 ISM^[2] 了。”

“那也要小心。”

“妈妈……”女儿用诙谐的语调抗议母亲的操心。

雨果立刻跟上姐姐的步伐：“顺便把我带到学校吧？我就不用坐大巴了。”

[1] 原注：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著《亚历克西斯，或者一个徒劳挣扎的故事》，伽利玛出版社出版。

[2] 原注：ISM，凡尔赛大学高级管理学院的简称。

“行，你快点儿！”

孩子们走了，阿尔诺一脸不悦地喝完了咖啡。伊莲娜想打破这近乎尴尬的沉默，却对如何展开对话毫无头绪。说什么话题呢？新种几棵白杨树？多养些白绣球花？还是重新粉刷厨房的计划？反正他都会回答：白杨树不够有气势；他还是更喜欢紫绣球花和茶花；三年前厨房已经粉刷过了。伊莲娜始终一言未发。阿尔诺出声打破了沉默：“你这两天约了看牙医吧？”

“嗯，静脉学专家。本来打算先去他那儿，再去家乐福买东西。不过……我打算取消预约。天气预报说要下大雪。昨天晚上路面就结冰了。”

他惊讶地看向她，带着几分看不起的意味，说道：“我说，伊莲娜……我们的宝马车配备了抗低温轮胎。以你平常 20 公里的时速来说，没有侧滑的危险。”

“这种天气开车我不太自在。我不想紧张兮兮的。”

他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“玛戈也是走同一条路线去车站。我们离朗布叶只有 12 公里。”他继续劝说。

“所以我才担心她。途中会经过一片森林，树多的地方，冰不容易化。”

阿尔诺摇了摇头，嘟囔道：“小家子气！还有咖啡吗？”

“没了。我可以再给你做。”

“不用了。我到办公室再喝杯果汁。该死的，头怎么这么疼？！我八成是发烧了。”

“我之前就劝你去看看医生。”

“为了肠胃炎大费周章吗？我去冲个澡，让自己清醒一下。”

独自留在客厅的伊莲娜·莫兰收拾好餐桌，将用过的餐具冲过水后整齐地放进洗碗机。她犹豫了片刻：洗碗机才装满一半，要洗吗？不管了。她选好洗碗模式，上楼，整理床铺，然后走进了浴室。

和平常一样，阿尔诺用过的浴室一片狼藉。她捡起淋湿的毛巾、散落在四处的袜子和内衣裤，丢进柳条编织的脏衣篓。片刻间她改变了主意，把刚丢进去的脏衣服拿了出来，揉成一团丢在蓝白相间的瓷砖上，然后启动了洗衣机。虽然洗衣机里只有几件T恤和短裤，但分开洗总归要干净些。

她关上梳妆台上方的镜面门，开始清洗布满胡渣和牙膏残留痕迹的洗手台。然后，她打开下方的柜子，挪开安眠药、止痛药、肌肉弛缓剂和抗过敏药，再挪开几包卫生巾：柜子深处藏着几个月前医生给她开的抗抑郁药，她最近在犹豫是否要服用。

之前坚持不服药也许是错的？那些白色的小胶囊也许真的能抹去生活中的灰暗与忧郁吧。现在后悔也没什么用。她带着药下楼回到厨房，为自己倒上威士忌，满满一杯。

她从包装盒中取出三粒药吞了下去。这时，她忽然想起：天